

人文观察

关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②



这个秋天,福建省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主任林乃桢比以往更加忙碌。

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演出;原创舞蹈作品《母亲桥》《心中的红潮绿浪》入围今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评;舞剧《沉沉的厝里情》将开启第三轮全国巡演,带着闽南文化走向全国……

“以前忙,是因为演员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调配人手。现在忙,是创排更多、更好、更新的节目,让更多观众感受‘小白鹭’的魅力。”林乃桢说。

变化得益于一场改革的及时雨——2022年底以来,厦门大力推进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针对5家国有文艺院团出台“一团一策”改革方案,实现体制机制、财政保障、队伍建设、分配激励等多项突破,充分激发院团发展内生动力和舞台艺术创作生产力。

演出多、市场活、剧目火、人才优的可喜面貌正在形成……

从“借”演员到排大戏

1986年,厦门委托北京舞蹈学院培养中国民间舞专业厦门试验班。1993年10月,以21位厦门试验班毕业生为主体,厦门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专业的民间舞艺术表演团体——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2012年9月,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划转成为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小白鹭”)。

“‘小白鹭’是厦门的一张名片!”今年67岁的厦门市朱丽英是“小白鹭”的铁杆粉丝。自1993年观看首场演出后,她收藏了小白鹭民间舞团建团以来几乎所有的节目单。

“只要‘小白鹭’在厦门有演出,我必定到场,一场不落。”聊起代表作品来,朱丽英如数家珍:群舞《东方红》、朝鲜舞《娜林达》、双人舞《鸟仔》、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30多年来,“小白鹭”在国家级、省级各类专业舞蹈比赛中获奖300余项。

然而,生存难题也逐步显现。最棘手的是人手。“建团伊始,我们只有35个全额拨款编制,后来在编演员不到10人,加上自行聘用的10多名演员,人依旧不够。”林乃桢介绍,舞蹈专场演出至少要25名演员,她常为此发愁。

“2021年创排舞剧《花儿与海》时,一共50名演员,其中25名都是从厦门艺术学校‘借’来的学生。”对此,“小白鹭”演员队女队长缪斯琦也颇为无奈,“排练只能配合学生的时间,中午和晚上加练是常态”。

一边是演员数量不足,另一边是职称评聘“卡壳”。

今年33岁的缪斯琦获得过多个省级一等奖和国家级奖项,但由于职称评聘的比例和人数限制,被“卡”了五六年。“舞蹈演员‘吃青春饭’,舞台艺术生涯没有太多年,不少演员等不到职称名额就退役了。”缪斯琦说。

类似难题,厦门多个国有文艺院团都曾遭遇。“各个院团在人才规模、待遇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堵点。”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处处长陈忠坤说。

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厦门市在2022年出台深化国有文艺院团相关改革方案。“改革,先解决人员问题。”陈忠坤说,文化生产,核心在人。在不改变现有编制数量的前提下,厦门扩大各院团核定人员规模,并将艺术类高级职称岗位比例由28%提升至35%。

“‘小白鹭’的核定人员规模扩大到105人,现在已有40多名演员保障演出,高级职称人数也大幅提升。”林乃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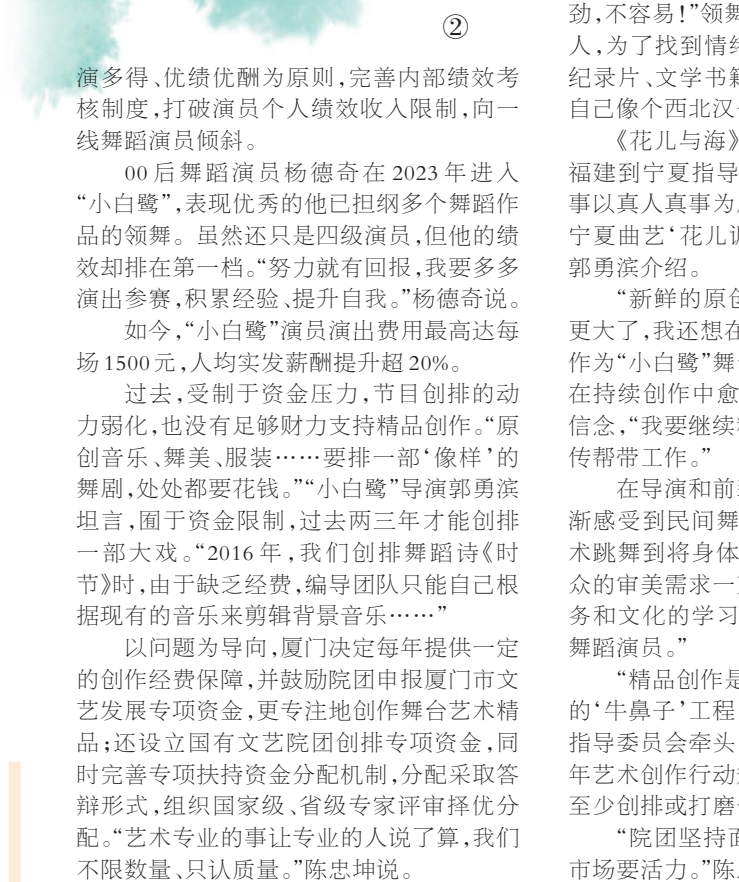
去年初,缪斯琦顺利被评聘为二级演员。

“不久前,我们40名演员参加《正义必胜》演出,还派出团队前往北京、新疆、贵州等多省份演出。演员们自信满满,创排多个优秀作品。”林乃桢的话语中透着自豪。

厦门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团一策」激发活力——

『小白鹭』飞向大舞台

本报记者 付文施 钰



择西北风格的舞蹈?

“这是一次溯源,更是‘小白鹭’风格的展示。”郭勇滨说,“小白鹭”在1995年创排的代表作群舞《东方红》就以红绸舞动充分呈现浓郁汉族民间舞风格,曾荣获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创作银奖、表演铜奖,“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小白鹭’在民族民间舞领域的艺术创作能力。”

“作为地方文艺院团,‘小白鹭’不像大院团那样实力雄厚,但是有自己的特色。”林乃桢介绍,“保持个性、不随大流,‘小白鹭’一直坚持发展民族民间舞这一专业优势和特色,注重发掘学生的民间舞情感表现力,展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多元性和艺术感染力。”

郭勇滨说,为了编好这支舞,他曾6次前往陕西采风,并跟着陕北腰鼓非遗传承人练习1个多月,“酝酿了一年多时间,此后又花了七八个月时间来创作。”

“《心中的红潮绿浪》是我入团以来遇到的难度最大的舞蹈,要找到西北汉子那股劲,不容易!”领舞杨德奇是土生土长的漳州人,为了找到情绪,他和其他演员观看大量纪录片、文学书籍等,“日常说话、动作都让自己像个西北汉子,让自己‘扎进去’。”

《花儿与海》讲述了福建援宁工作者从福建到宁夏指导葡萄种植的故事。“剧本故事以真人真事为原型,音乐和舞蹈编排结合宁夏曲艺‘花儿调’与福建海洋文化元素。”郭勇滨介绍。

“新鲜的原创剧目多了,展现的平台也更大了,我还想在舞台上多跳几年。”缪斯琦作为“小白鹭”舞台上年龄最大的舞蹈演员,在持续创作中愈发坚定了在舞台上长存的信念,“我要继续精进自己的水平,同时做好传帮带工作。”

在导演和前辈演员带动下,杨德奇也渐渐感受到民间舞本质的东西,从用身体、技术跳舞到将身体和情感融入舞蹈表演,“观众的审美需求一直在发展,我们也要保持业务和文化的学习,做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舞蹈演员。”

“精品创作是激发和保持院团艺术活力的‘牛鼻子’工程。”陈忠坤介绍,厦门市艺术指导委员会牵头,为每个院团个性化制定“3年艺术创作行动规划”,其中一项,就是一年至少创排或打磨一部大戏。

“院团坚持面向广大观众,最终还要向市场要活力。”陈忠坤介绍,改革方案还鼓励各院团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市场化运作,有效拓展市场,增加创收。“小白鹭”在增加各类演出之外,开始尝试拓展艺术教育普及,开设成人舞蹈班,并为其他社会团体提供艺术指导、编导、排练等市场化服务。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一天没休息!”林乃桢介绍,除了在剧场演出之外,“小白鹭”积极进景区、进街区演出,拓展文旅融合的新业态,“在文旅中寻找市场,也为文旅增光添彩”。

2024年,厦门市各国文艺院团共开展商业演出180场,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21.52%。今年1月至9月,厦门各国文艺院团演出场次167场,经营性收入967.68万元。

“我们将持续深耕地域文化剧目创作,联动非遗项目与厦门本土文化特色打造系列作品,助力闽南文化传承,同时不断培育院团发展内生动力,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实现‘双丰收’。”林乃桢表示。

本版责编:王 珏
版式设计:沈亦伶

红绸绿绸伴着汗水翻飞,排练室内,郭勇滨正带着杨德奇等舞蹈演员紧锣密鼓排练《心中的红潮绿浪》。该剧参加了第十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终评。“这是我们首次将陕北腰鼓作为专业舞台艺术作品去呈现,探索更丰富的情绪和内容表达。”郭勇滨说。

一个东南沿海地区的舞团,为什么会选

人文茶座

乌镇有戏,“热”在何处

王 珏

10月的乌镇,檐声款乃,戏韵流长。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如约而至。71场特邀剧目演出、2000余场古镇嘉年华、18场国际工作坊,成千上万的观众在戏剧节期间涌入乌镇。数据显示,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35%。这座千年古镇再次因戏剧而青春勃发。

历经十二载,乌镇戏剧节不仅成长为中国戏剧文化的一张名片,更开辟了文旅融合路径,为当前提升文化消费提供了生动注脚。据统计,从2013年首届戏剧节到2025年,乌镇全年游客数量从569万增长到近千万,景区直接收入从7.69亿元到今年有望至18亿元。

乌镇戏剧节的魅力,首先源于其对文化本位的坚守与创新。戏剧节从创办之初就确立了“全球视野、本土深耕”的发展思路,既有国际艺术家的前沿探索,也有中国原创的表达。更难能可贵的是,戏剧节培育青年戏剧力量。12年来吸引了近万名青年戏剧人才参与戏剧创作,100多部青年原创作品从这里启航。

文化业态的多元拓展,让乌镇戏剧节突破了单一节庆的局限,构建出沉浸式文化体验新空间。古镇嘉年华、戏剧市集、艺术展、小镇对话、戏剧工作坊、朗读会等活动,让观众从被动观演变为主动参与。在这里,戏剧不再局限于传统剧场,而是融入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桥头、巷尾、茶馆、客栈,处处皆是舞台。非遗表演与现代戏剧对话,古老水乡与当代艺术共舞。这种全天候、立体化的文化生态,让观众实现了“生活在戏剧中”,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文化满足。

服务体验的持续升级,构成了乌镇戏剧节的另一核心竞争力。在中国众多文化节庆中,乌镇戏剧节率先实现了从“看戏”到“享戏”的转变。乌镇景区对人流密集地区及时疏导,对所有餐饮的价格和品质加以控制,对景区的良好维护,让戏剧节与古镇旅游有机融合,创造出“白天品戏、夜晚观剧、深夜论艺”的文化消费链条。这种深度体验恰恰契合了观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追求。

乌镇戏剧节的成功实践,深刻反映了当前文化消费的新趋势。数据显示,第十届乌镇戏剧节单剧最快售罄时间仅3.9秒。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首轮开票吸引了15万人参与。这背后,是观众用行动为文化产品投票。有观众直言:“有票就去,没抢到票也值得去!”这种热情绝非偶然,它体现了文化消费者对精神滋养的渴望,以及为高品质内容付费的意愿。

以戏剧为媒,以古镇为舞台,乌镇戏剧节的十二载实践表明,优质文化内容是最好的流量密码,深度文化体验是最强的消费动力。文化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提供打动人心的内容与体验,让观众心甘情愿为高品质文化买单。

当前,我国文化消费市场正处于提质扩容的关键时期。各地在发展文旅产业时,应当摒弃简单模仿的形式主义,深耕本地文化特色,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IP;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应当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让文化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传承

鸣音喇叭代表性传承人刘国福:

只要有听众,手艺断不了

本报记者 吴 君

湖北省南漳县春秋寨,群山之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鸣音喇叭代表性传承人刘国福身着红色乐师服装,站得笔直。随着手指如蝶舞般起伏,不同节奏的音乐从乐器的碗口迸发而出,响彻山谷。

“这个乐器叫作鸣音喇叭,有3000年的历史,刚刚演奏的音乐,就是古楚国宫廷的音乐。”一曲吹罢,刘国福对记者说,“千年的古乐里,承载了古今无数的悲欢离合,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传承。”

刘国福今年69岁,16岁时,父亲正式将鸣音喇叭教授给他。“鸣音喇叭主要是以家族乐队的方式传承,到我这一辈,也必须坚持。”从小受到鸣音喇叭熏陶的刘国福,心里对传承这项技艺期待已久。

吹奏一场鸣音喇叭,时间可长达半个小时,中途不允许间断,首先就要求演奏者必须学会“偷换气”。为了督促刘国福学习换气,父亲端来一碗水,拿根管子让刘国福往里吹。“必须在碗里吹出泡泡来,并且半小时内让泡泡不破裂,才算成功。”刘国福说。

父亲要求严厉,刘国福自己也刻苦努力,没多久他就学会了这项基本功。鸣音喇叭并非独奏乐器,每次演出都和长号、边鼓、包锣、大钹、小钹、勾锣等乐器一起组合演奏。“甩马锣”,即打击乐与管乐的精准配合就格外重要。

可鸣音喇叭自古以来无乐谱记载,全凭一代一代的乐师“哼唱”来传承,对于从没学过乐理知识的刘国福来说,学好“甩马锣”的挑战更大。

“我只能下‘笨功夫’,将父亲演奏的曲牌一个一个记下来,然后自己再独自练习、揣摩。”就这样,经过一年的时间,刘国福就能跟着乐队一起出去演奏。

虽已入门,但是要出师,路程还很长。在古代音乐宫、商、角、徵、羽中,鸣音喇叭的主音是“徵”音,旋律热烈、欢快、活泼、轻松,加上鸣音曲调繁多,有长调短调之分,要想演奏出良好的效果,练习与思考缺一不可。

“我把曲牌的意象用笔记本记下来,如曲牌《虎报头》需模仿猛虎低吼,曲牌《叶叶落》要呈现秋叶飘零的萧索感。”刘国福说,技艺不断精湛之后,他也开始带队伍演出,后来逐渐成为鸣音喇叭第四代传人。

父亲去世后,传承鸣音喇叭的重担就交到了刘国福和弟弟的肩上。刘国福和弟弟主动打破了鸣音喇叭几千年来“传内不传外”的旧规,在附近的县市带徒弟,并组织鸣音喇叭学习班。

与父亲一样,刘国福教徒弟非常严格,对口音、手音、揉音等,他都要做到严格精确,每个音符和乐句都不允许马虎。就这样,鸣音喇叭随着学习班,传给了30多人,传到了湖北多地。

如今,刘国福仍活跃在乡间舞台和各种赛事展示。刘国福说:“只要有听众,手艺断不了。”